



中国粮价会否被“旱”动



【财新网】(专栏作家 钟正生 特约作者 张璐) 2021 年 2 季度, 全球粮价快速上涨, 一度引发公众对国内粮价的担忧。本文完成于 7 月 5 日, 截稿至今, 以美洲为代表的全球“粮仓”仍处旱灾之中, 国际资本也未放弃对粮价的炒作。FAO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在 6 月同比增速仍高达 34%, CRB 商品食品指数在 5-7 月的同比增速均达到 64%。

不过, 正如本文所判断的, 中国粮价并未被“旱”动——今年 6 月食品 CPI 同比下降 1.7%, 7 月 36 个城市猪肉均价环比下降 5.3%。7 月 14 日, 国家统计局宣布今年夏粮喜获丰收, 产量同比增长 2.1%。7 月 30 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部署“抓好秋粮生产, 确保口粮安全, 稳定生猪生产”。目前看, 本轮国内粮价上涨压力仍然有限。

今年入夏以来, 全球粮价涨幅不断扩大。截至 2021 年 5 月,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已达 40%, 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同比达到 36.6%。

而目前国内粮价涨幅相对海外来说较小。中国大豆主要依赖进口, 2020 年 8 月初到 2021 年 6 月末的涨幅为 21%, 但仍远低于国际市场涨幅。中国玉米价格从 2020 年 4 月就开始快速上涨, 明显早于国际市场, 主要受国内玉米库存下降和生猪存栏高增的影响, 2020 年 8 月初到 2021 年 6 月末的涨幅为 19.2%。国内小麦价格与国际价格联动性较弱, 2020 年 8 月初到 2021 年 6 月末的涨幅为 8.5%, 低于同期 CBOT 小麦价格 23% 的涨幅。稻谷现价在 2020 年 3-4 月上涨 11% 后基本保持平稳, 且今年 5 月以来还出现了明显下跌。

一、全球粮价上涨探因

首先，国际大豆、玉米价格上涨主要是自然因素导致。美洲地区是全球大豆和玉米的主产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 8 成的大豆产量和近 5 成的玉米产量。自 2020 年 8 月开始的这一轮拉尼娜现象于 2021 年 5 月结束后，“无缝衔接”而来的是极度干旱。今年入夏以来，美国西部地区气温较以往更高，出现更广泛的干旱，且干旱地区覆盖了大部分畜牧和灌溉农业区、部分玉米和大豆种植带、部分小麦种植带，导致粮食供应情况进一步恶化。

其次，部分国家和地区新冠疫情之下推出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导致全球粮食供需格局进一步收紧。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多国为保障本国粮食安全而“捂紧粮袋”，密集颁布粮食出口限制措施，且多为小麦和稻谷的主产国。例如，越南政府从 2020 年 3 月 25 日暂停签订新的大米出口合同，随后取消大米出口禁令，但 4 月出口限制 40 万吨大米；俄罗斯在 2020 年 4 月 26 日宣布暂停谷物出口至 6 月底。此外，疫情影响导致的物流中断、原油价格上行导致的农资产品成本高增，也对粮价上扬起到了推动作用。

再次，油价高涨背景下，生物燃料市场需求的暴发也为粮价走高“推波助澜”。饲用（占比 61%）、生物燃料（17%）和食用（13%）是玉米主要用途。由于生物燃料与化石燃料存在替代关系，因此用作生物燃料的玉米部分易受原油价格影响。本轮油价上行可能引发对生物燃料的替代性

需求，正如 2008 年油价攀升时期，正值欧美大力推动发展环保燃料。从趋势上看，2000 年以来生物燃料需求不断走高，但在油价大跌的时点（例如 2008 年下半年和 2020 年上半年），对乙醇燃料的需求也呈现下滑。随着原油价格从去年低位回归，生物燃料的消费需求或将随之上升。

最后，宽松的货币环境为粮价上涨提供了“温床”。从 CBOT 持仓情况来看，2020 年下半年以来，大豆和玉米的非商业净多头持仓不断走高，并创下 2000 年以来新高。这反映在全球央行普遍放水的情况下，国际市场投机需求比较旺盛，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国际粮价。

二、国内粮价传导有限

中国 CPI 粮食价格分项与全球谷物价格指数的相关性并不强。2000 年以后，中国粮食价格出现了三次大幅上涨：第一次是 2004 年，《粮食流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中国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出现了改革的“阵痛”；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是 2008 年和 2011 年，这两次都伴随全球粮价的大幅上涨。但自 2012 年以来，中国粮食价格就未再出现大的波动，粮价同比逐年走低，2016 年以来 CPI 粮食分项同比一直稳定在 2% 以内。期间国际粮价运行也相对此前平稳，而本轮粮价上涨为 2011 年以来最快速度，不免引人担忧。



图 1 中国 CPI 粮食分项与国际粮食价格的相关性不强

中国粮食消费的基本情况如下。首先,中国主要粮食消费品种是玉米、大米、小麦和大豆。根据 USDA 数据,2019/20 年四者的消费总量为 7.04 亿吨,分别占比 41%、22%、21%和 16%。其次,主要粮食的食用用途占比有所差异。例如,玉米大约只有 3%用于食用(工业和饲料用途较高)、大豆约 12%用于直接食用(84%用于压榨),而小麦和稻谷则以食用为主。再次,中国小麦、玉米和大米的进口量占国内粮食消费量比重较小,价格变动主要取决于国内供需情况。根据 USDA 公布的数据,2020 年中国小麦、玉米和大米进口量仅占国内消费总量的 6.8%、9.0%和 2.9%。因此,国际小麦、玉米和大米的价格变动,很难通过不足一成的进口量“输入”到国内。最后,食品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趋于下降。2019 年相比 2013 年已降低 3 个百分点,且原粮的绝对消费量也在走低,这意味着个别品种粮价上涨对整体物价水平的影响趋于下降。

下面逐一分析主要粮食品种的国内供需情况。

玉米：低库存，高饲用需求

2016年玉米临储政策退出后，玉米明显去库存，但目前库销比仍处较高水平。根据 USDA 数据（本文所用库销比数据均基于此），2021年玉米库销比为 67.4%，相比 2016年 87.5%的高点有所降低。中国玉米的主要用途是饲用（占比 62.5%），是猪饲料的主要原料。中国生猪存栏量在 2019年末达到低位后，出栏量快速走高，是助推这一时期玉米价格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猪肉价格持续低迷，可能对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产生制约，使得玉米的饲料需求缺乏进一步提升的动能。加之小麦和稻谷相对玉米价格偏低，亦可替代小部分玉米的饲用需求，使得玉米价格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受限。此外需要注意，玉米还有近 30%消费用于工业，因此玉米价格上涨对 PPI 存在传导。这也是为什么玉米在中国居民食用中占比不高，但其价格有“万价之基”之称的原因。

小麦、稻谷：产量、库存皆处高位

中国小麦库销比从 2019年 120.4%的高位有所回落，但到 2021年仍接近 100%。也就是说，国内小麦库存可以满足过去一年的消费需求。2020年稻谷库销比出现了较明显回落，但水位仍高。2018年中国大米库销比达到 80.5%。2015年末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粮食去库存的背景下，每年水稻最低收购价持平或下调，导致种植面积有所下降，中国稻谷年产量未再

进一步走高，2021 年库销比回落至 69.9%，但仍显著高于 2016 年之前。

由于玉米价格快速上涨，当前小麦、稻谷与玉米的价格比处于历史低位，其作为玉米的替代性需求可能增加，从而提供一定的价格上涨压力。在饲用方面，可以在增减其他配套原料比重的情况下，以小麦和稻谷作为玉米的替代饲料。

大豆：扩大进口后，国内库存水平创新高

中国对大豆的进口依赖度较高（2020 年为 87%），国内外大豆价格联动性较强。但根据 USDA 的预测，2020/21 年度中国大豆的库存消费比将达到 28%，为 2000 年以来新高，而 2008 年以前中国大豆库销比的中枢约为 10%。大豆库存的上升，有利于缓解国际大豆价格上涨的压力，这是本轮国内大豆价格涨幅低于海外的关键。中国大豆库存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行。协议要求中方在 2020 年和 2021 年两年共扩大自美进口农产品 320 亿美元，由此带动中国大豆进口总量显著增加。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0 年中国进口大豆数量由 2019 年的 8859 万吨增加至 1 亿吨，增速达到 13%。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169

